

愛麗絲餐廳

小克

遲來的「愛麗絲餐廳」，依然是一篇美麗感人的訴說夢的歌。亞魯·居非里自己作詞作曲的十八分二十秒的「愛麗絲餐廳的大屠殺」，是關於個人和法律與徵兵委員會的經驗，還有一如現代的遊牧民族般的希餅士與花童在教堂的安息所中的友情、結婚等的生活記錄。導演阿瑟·潘企圖完成「雌雄大盜」裏那妮與克拉那個未竟之夢，還記得那妮所寫的那首詩麼？在「愛麗絲餐廳」裏，雷與愛麗絲的樣子，令我們想到克拉與那妮。雷對愛麗絲說，這些日子我們已經很少美

麗了，讓我們再美麗起來，讓我們再結一次婚，那是真正的結婚而不是一會兒的數分鐘的結婚，那將會是正式式的舉行婚禮，穿上禮服戴上指環，哈，我們不早已擁有了有一座教堂了麼？

即使擁有了有一座教堂，人還是孤寂的，沒有上帝，沒有福音，什麼也沒有，只是夢，隨時破滅的夢。真實是什麼？那都不是對與錯的問題，那是與生俱來人性的本善和劣性的衝突的問題。你的朋友不快樂，你會彈一闕歌來安慰他的憂傷？你遇到不安的時候，是否也能如亞魯般只是噙着笑和開一個玩笑？

如何克服自己和尋找自己，不讓自己遇上難過的事情時作出意氣用事的舉動。最後亞魯·居非里和女伴離開雷和愛麗絲，那是可想像的，這只是一個歷程和階段，人總是不能久於停留而不用上路的。「我習慣於被捕，學校習慣於把我開除。」那也是一些過去去記憶。經過那堆傳道的人羣時，亞魯看到一個聲嘶力竭的傳教士的把戲，他將一個扶持着拐杖的小童引導站起來走了幾步就將之抱起，跑進帳幕裏去了，這是一趨救贖的

神蹟嗎？下一個鏡頭映着成羣坐在輪椅上的廢殘者，為什麼只救一個呢？聖經裏同樣記載耶穌醫治了一個跛子，一個患瘋病的人等，還有五餅二魚的神蹟，然而世間上豈祇這些，為什麼只露一兩手顯顯威風便算呢？但亞魯沒有說什麼，他只是說，當他的父親活地·居非里年青的時候曾經經過那裏。

狄倫說過，只有誠實，你才可以置身在法律之外。在「愛麗絲餐廳」裏，我們看到的又是什麼？亞魯和他的朋友羅渣一直都強調不說謊，但法律還是不放過他們，然而那畢竟是可笑的，換上一個角度，我們還是可以看到可笑又可愛的一面，影片裏的那個拘捕他倆倒垃圾的警官，正是當年真正拘捕他倆的威廉·奧巴海姆本人，他說因為這一次以後，他喜歡上了亞魯，還有他的民歌，所以當阿瑟·潘開拍這影片時，他樂於扮演自己。電影裏除了亞魯和威廉警官之外，法官和彼得·西嘉，在活地的病房和亞魯一起唱「載我去遊車河」那位。

檢查的場景無情地嘲諷那些無聊和虐待和浪費時間的事實，當亞魯說患有遺傳的「亨頓頓病」不生效的時候，只有大吵大嚷自己是嗜殺的狂徒，但他們需要的就正是屠夫呢。哦，你會作詞作曲，可否為我們的餐廳寫一支廣告歌。戰場其實無處不在，扭開收音機，就會聽到那些廣告歌。可是這着實是一個宣傳的世界，人活在其間，也許只能換上另一種心境，不是如何去適應，而是設法怎樣活得更美好，更像一個人，一個願意選擇幹一些自己喜歡幹的事情的人。

希餅士和花童是一個過渡，但世界永遠都有兩面，即是說。在愛麗絲餐廳中，無論如何總還有一些美麗的東西，或者一個夢，像「愛麗絲餐廳」。看你如何去訴說，你願意你是亞魯、羅渣、雪尼、雷、還是愛麗絲？你是你自己，正因為大家都有個人的憧憬和欠缺……。

